



河上公  
章句

老子經通考

四

13  
888  
4止







老子德經下之末

河上公章句

居位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鮮魚也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氣散去也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人也其鬼非無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人也鬼與聖

門 188 卷 4

老子德經下末



人俱而兩不相傷也夫兩不相傷則人得治於陽鬼  
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  
之也

蒞力至及蕪云烹小鮮者不可掩治太國者不可煩  
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  
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  
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  
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為耶人鬼所以不相傷  
者由上有聖人故德交歸之息曰治國者聖人之餘  
事不啻如烹小鮮雖恢奇譎怪道通為一故其鬼不  
神使鬼而有神凡恢奇譎怪皆化而為道道豈有傷  
入者乎本欲吾不傷人故其幽至于鬼神皆不能以  
神傷物大而政治幽而鬼神兩不傷故人鬼之心交  
歸焉非至德其能如是乎宏曰烹小鮮者攬之則爛  
故聖人以無為治天下雖有神姦無所用之非聖人  
能絕之使不神也雖神而自不能為人之傷也何也  
以聖人未嘗傷人也夫聖人不傷人神亦不能為人

之傷是兩不相傷也但不傷則德歸之豈別有德以  
不傷之哉失德即傷之矣逸云治國者擾之則亂清  
淨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既提起一句如此  
下而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  
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矣是非實理老子之道唯是  
一道德而已何包三才乎亦何物不包乎此一道德  
蒞天下此一道德裏收卷于方法界故鬼不得離雖非  
不神天其神不傷人聖人又不傷害于衆庶而已公  
以為治太國若烹小魚不去腸不去鱗不敢撓恐其  
糜也治國愚不肖碌碌不擇其人品不愛不遠而治  
之煩考令則下亂治身煩則精氣散去也以道德居  
於治天下則治道之大細故鬼不敢見其精神以犯  
於衆庶其鬼非無精神也鬼和不入正不能傷自然  
之民也非鬼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衆  
庶也故無衆庶之死鬼此以鬼不敢于人也鬼與聖  
人俱而兩不相傷也夫兩不相傷害則人得治於陽  
和鬼得治於陰氣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  
德交歸之也是以道德居位之所致也

謙德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  
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  
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  
不過欲入事人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治大國當如居下流不逆細微也大國者天下士民  
之所交會也牝陰類也柔和不倡也女所以能屈  
男陰勝陽以其安靜不先求也陰道以安靜爲謙下  
也大國取小國者能謙下之則常有之也小國取大  
國者國無大小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下者謂大  
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也大國不

可失則兼并人國而牧畜之也小國事人者使爲臣  
僕也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爲謙下也

蓋云天下之版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赴  
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  
下則大國納之夫大國下以取大國小國下而取于大  
云何以謂之或下以取而以字之義不可不知也有  
以字義不可不知也無心以下人無心以取人國也  
但大國不過欲以兼畜人而得其所欲已也小國不  
過欲以入事人而得其所欲已也何以謂之大者宜  
爲下上五大字以國言故曰大國此大字以入言故  
不曰大國而曰大者其曰其大者非古所稱湯文王  
欽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曰王不待大逸云其  
意但謂強者須能弱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一書之  
主意章章如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故晦  
庵有老子旁攘之論獨黃茂材解云此一篇全是借  
物明道此語最的當但不能推之於他章故亦有未  
通處借物明道豈可通他章一物一件條而已也老



子說道雖借物實亦不外其事用其事則如其言是  
天理常道也說老子者以虛無為張本甚失實理而  
不知所以於虛無虛無者實理也春來是虛無生於  
物處是則實理也故用虛無則諸般實物皆悉生於  
虛無也春來知如是生於物矣不知到人事又如如是  
有人心頭無事則向處無不應也是心頭虛無也故  
應萬事應處生滅和正顯然於虛中即生不即滅即  
正不即邪是道德初入之眼境也故學道德者長生  
而不死也長生之處天理渾然也昧者迷道理而還  
謗老子或為不足學或為偏見或為養生家竟不到  
道術了不排為道德眼賢還遠離如泝聲美色可嘆  
也公以為夫治天國人主者當如居下流萬流入處  
為大河不擇細微積小為大雖不欲大自天國也天  
下士民所交會是則天國也萬方交會者行於北道  
故也北者陰類也其實柔和不倡他常以靜勝牝  
女所以能屈男者陰常安靜不先求也又以安靜為  
謙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是能謙下之則  
常有之也小國以下天國其大國不知道德則其小  
國則取大國大國亦有道小國又如是則兩國同和  
如一國也不憑大國小國能執謙畜人則無過失也

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更以義相取  
也大國不可失則兼并小國而牧畜之也小國不過  
欲入使為臣僕也大國小國各欲得其所大國又宜  
為謙下也行謙德則未必保大國况大國而行之乎  
為道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  
者何不用遠行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與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也善人以道為身  
寶不敢違失也道者不善人所保倚遭患逢急猶如  
知自悔卑下也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



不以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賣者欲疾售加別  
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足以尊道  
也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有棄良德  
化淳也立天子置三公者化不善人也雖有美璧以  
先駟馬而至不如坐進此道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不日遠行求索近得之於身也有罪謂遭亂世聞君  
妄行刑誅也修道則可以解死免於衆劫也道德洞  
達無不覆濟全身治國恬然無為故可為天下貴也  
與者藏也道為万物之所貴如與之能藏物賢者以  
道為寶故樂得其道不賢者非道其保故樂免其罪  
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無使之者故言依于道則其  
美可市行依于道則其尊可加于人苟非人心之自

然則言而不從行而不應矣吳云万物之與万物之  
最貴者與尊者所居故與為貴道尊貴猶寢廟堂室  
與拱壁者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壁先駟馬猶  
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  
陳于外執拱壁以糴命曰先朝聘以拱壁駟馬為至  
尊而未足貴也不知跪而進此道之尤貴林云與妙  
也深遠義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物物皆器也器器皆道也道蘊於器何其與也故善  
人能器此與而寶之珍而藏之矣不善人者不知以  
真為寶而常依道以為安也公以為道為万物之太  
寶裁故無所不包容也善人以道為自身寶藏不敢  
違之失之也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遭患逢急猶知  
自悔卑下也美言者獨可於市耳夫市交易而退不  
以相宜善言美語求者欲疾得善言美語賣者欲售  
善言美語也人有尊貴之行可以自別異於凡人未  
足以尊道也人雖不善當以道化之蓋三皇之前無  
有棄良德化淳朴也故立天子置三公欲使教化不  
善人也雖有美璧以先駟馬而至衣冠嚴重唯不如  
坐而進道德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日遠行求索  
近得之於身也有罪謂遭亂世聞君妄行刑誅誅罰



也修此道德則可以解死罪免於衆邪惡也修得道德廣洞通達而無不覆濟則全其身治其國恬淡湛然無爲故可爲天下貴也爲道故其貴如是

恩始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因成循故無所造作也事無事者豫設備除煩省事也味無味者深思遠慮味道意也太小多少者陳其戒令也欲大反小欲多反少自然之道也報怨以德

者修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成也欲爲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不爲大者處謙虛也成其大者天下共服之也輕諾必寡信者不重言也多易必多難者不慎患也聖人動作舉事猶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也聖人終身無患難之事由避害深也

爲常爲也純甫云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乎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作起也息云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世所謂大小多小皆以形言也聖人遊於形氣之外故大小多少等而爲一夫多少大小尚等而一之又况於恩怨報施之間乎吾所爲所施者德而已云云謂爲無爲則已不勞事無事則人



不煩味無味則物不費孝子肯趣非此事也修道德之實理則此為無為也事無事也味無味也非不勞不煩不費之謂也逸云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後能觀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者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云而後兩字不見得無為處即是無不為也豈待而後乎事無事處即是事也無味即是味也非而後有為而後有事而後有味也又曰報怨者必以德報怨字為思德之德不爾也德是道德之德也儒所謂非何以報德之德也俗儒謂今見老子書德謂思惠也竟不知道德之德宜哉道異也蘓云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是謂以德報怨之義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矣老子謂報怨以德者人欲有怨報之自省察于自身而修道德行善道而欲莫怨禦怨於未生也豈報怨以息德乎又曰聖人齊大小多火無不無所難知未萌故也公以為夫道因成循自然而行故無所造作凡事預設備除煩事省略專業是無為無事也道本湛然無味深思遠慮味道意也陳其

今大小多欲其大及其小欲其多及其少此自然之道也報怨修道德行善道而豫絕禍於未生也欲圖難事當於易時味及成也欲為大事必作於小事禍亂從小事來故也天下難事者必作於易事天下大事必作於細事是以聖人終不為大事而處謙處也故能成其大天下共飲之夫輕諾必寡信實不重言也多易事則必多難事不慎患也聖人動作萬般舉事猶平進退重難之欲塞其源委也故終身無難患事由避其害深厚故也

守微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  
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  
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

老子經下味



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焉

治身治國安靜者易守持也情欲禍患未有形托時易謀止也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於色如晚弱易破除也其微易散者其未彰著微小時易散去也為之於未有者欲有所為當以未有萌芽之時塞其端也治身治國於未亂之時當豫閉其門也生於毫末從小成大也起於累土從卑立高也始於足下從近至遠也為者敗也者有為於事廢於自然有為於義廢於仁思有為於色廢於精神也執者失之者執利

遇患執道全身妄持不得推讓及還之也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不為殘賊故無壞敗也聖人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從為也民人之為事於功德幾成而貪位好名奢泰盈滿而敗之也終當如始不當懈怠也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人欲文飾聖人欲質朴人欲於色聖人欲於德也聖人不欲眩晃為服不賤石而貴玉也聖人學人所不學人學智詐聖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衆人學問及過本為末過實為華復者使反本也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



助万物自然之性也聖人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為

恐遠本也

劉慄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欲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元澤曰不欲之欲非無欲也欲在干不欲取故不貴難得之貨而已聖人所謂無爲無執者故未至于釋然都志也但不干性分之外更生一物耳且民飽食煖衣性所不免欲此而已不爲有欲而離性之後更貴難得之貨此乃愚人迷惑失本已遠故也故聖人常欲不欲以救其迷而反之性不學之學非無學也所學在干不學耳以復衆人之所過故也息曰聖人以不欲爲欲故未嘗貴難得之貨所謂難得者不必金玉也身外之物皆難得矣衆人目過于色耳過于聲吾以不學爲學視及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道之自然而不敢爲夫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公以爲夫以無事安全之時治身治國者易守持也今其情欲禍患未形非時易謀止也天下國家禍亂未動干朝廷其

情欲未見於色時其事猶如晚弱易破除其事未彰者微小時易散去也其欲有爲當以未有所非之時塞其端也治身治國家於未亂之時當豫聞其禍災之臺起於累上從近至遠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有爲於事廢於自然有爲義廢於仁思有爲於色廢於精補也執利財遇患執道全身安持不得推讓及還之也聖人不爲華文不爲利色不爲殘賊故無壞敗也聖人有德以教思有財以與貧竟無所執藏故無所失於人也民人之爲事業其於功德幾成而貪高位好各平日奢泰盈滿而竟敗之也慎終當如始而不可解怠也此故聖人欲人所不欲人欲彰顯聖人欲伏光世人欲文麗華飾聖人欲質朴世人欲於色慾聖人欲於德也聖人不欲凡眼之眩是也爲衣服不賤石而貴美玉也聖人之學人之所不學也世人學智謀偽詐聖人學自然世人學治世也聖人學治身守道真也衆人之學問反過本而爲末過實而爲華聖人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輔助万物自然之性也聖人平日動作因循不敢有所造爲唯恐遠於本根也故以守微方章而已



淳德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措式常知措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及矣乃至大順

說古之善以道治身及治國也不以道教民使明知奸巧也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不詐偽也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也使智惠之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德為國之賊也不使智惠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直不為邪飭上下相親君臣同力故為國之福也

兩者謂智與不智也常能知智者為賊不智者能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玄元也能知治身及治國之法式是謂與天同德也玄德之人深不可測遠不可極也玄德之人與万物反異万物欲益已玄德欲施與人也玄德與万物反異故能立大順順天理也

措摸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有周曰遠及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及物乃順於道蘊曰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是貴也九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則雖有過亦小矣逸云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強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愚字下得過當秦之愚黔首此語誤之故晦翁所以謂之勞攘云老子之道以聰明不為累也以偽詐奸巧



為累而已其有偽詐奸巧之聰明不若質朴之愚也  
其詐偽奸詐之世智太多則其民難治也故曰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也所謂非愚黔首之愚也况又晦其  
聰明而可不至於自累乎俗智之至處必為偽詐奸  
巧也故老子惡之所謂眾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  
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之愚之字也老子之  
道在明於道德在既于質朴在順于自然非明於俗  
智非奢於華飾非宗於隱逸乘其時化而行自然則  
可出而此可隱而隱以蠶測海則異端之偽道而已  
誰論萬古以醉以三聖并稱則老子之聖人不可察  
言語也然以疎粗解老子罪不誣於死釋氏所謂其  
人非若珠不可說誠哉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愚於  
黔首而可治天下乎老子之大豈行之乎公以為說  
往古之善道治其身又治其國則其民淳朴而無詐  
偽唯質朴而不新巧也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朴無詐  
偽則若愚人而已民之難治者以其俗智太多而為  
巧偽難治也以俗智巧偽治國者是國賊也使偽巧  
俗智惠之人治國則必遠離於道德妄作威福為國  
之賊也不使偽巧智惠之佞人知國之政事則民自  
守其正直不為邪偽之華僂而上下相親君臣自同

九故為國之福也此巧偽之智與道德之不智常能  
為賊為福是治身治國之法式也常能知治身及治  
國之法式是謂天同德故謂玄德此玄德人深而不  
可測遠不可極也玄德之人與万物及異也万物者  
欲益已玄德者欲施與人也是乃順天理之至大也  
故名此章曰厚德也

### 後已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故能為百谷  
王是以聖人欲上入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  
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卑下故眾流歸之若民歸就王者也欲上入  
者欲在民之上也以言下之者法江海處謙虛也欲



先民者欲在民之前也。以身後之者先人而後已也。處上而民不重者，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處下。故民戴仰，不以為重也。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若父母，無有欲害之者也。聖人思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為主無有厭之者也。天下無厭聖人，是由聖人不與民爭先後也。人皆爭有為，無與吾爭無為者也。

王之為一言，天下所取往也。處上聲，下同。樂，不聲。燕，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乎李，曰：聖人不得已，臨蒞天下，其視首出庶物，與在民上，為何等事哉？故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能以身後，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是以處民上而民不重，不知其有君也。處民前而民不害，不知其有

民也。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欲與之爭乎？吳子曰：此聖人謙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而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呂云：江海之所以能為天下王者，亦善下之而已。則玄德者，乃所以下之道也。聖人之有天下，以言其位，則固欲上人也。然以孤寡不穀為稱，而受國之垢，與不祥，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則固欲先人也。然迫而後動，威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則以其身後之也。夫惟以其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不重則以戴之為輕矣。以其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不害則以從之為利矣。不重不尊，此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夫以其言下之，以其身後之，則不爭者也。樂推而不厭，則天下莫能與之爭者也。非孰玄德者，其能若是乎？公以為江海，以下故曰百谷。眾流取之者，民取之也。此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也。是以聖主欲在民之上，必以言下之。是則法江海處謙虛也。欲在民之前，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聖主處民上，不以尊貴處人，故民戴仰，不以為重也。聖主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後，民親之。



若父毋無有欲害其君者也聖主亦思深愛厚視民若赤子故天下樂共推進以爲主無所厭之者也天下無厭聖王者則是出聖人之主君不與民爭先後故也世人皆爭有爲無與吾老子獨爭無爲者也所以不爭者以

### 三寶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出夫唯大故似不出若所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仁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大我則詳愚似不肖也夫獨名

德大者爲身害故詳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也肖善也謂辨惠也若夫辨惠之人身高自貴行察察之政所從來久矣言辨惠者唯如小人也非長者也老子言我有三寶抱特而保衛之也一曰慈者愛百姓若赤子也二曰儉者賦歛若取之於已也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者執謙退不爲徂始也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身能節儉故民曰寬廣也不敢爲天下首先也成器長謂得道人也我能爲道人之長也今世之人捨慈仁但爲武勇也捨其儉約但爲奢泰也捨其後已但爲人先也所行如此



動入死道也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堅固也天將救助善人必與慈仁之性使能自營助也

長谷并上聲衛護也呂曰天下徒見我道之大而謂其似不肖而不知其所以大固似不肖也何以言之大道沈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之似不肖而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大也蓋万物莫非道也則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物肖則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得為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蓋我道所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夫唯無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此皆持人之所難持者也何則人不能無我而不爭故勇而不能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則無我不爭乃其所以能保此三寶而持之

也萬云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于守慈也或云若以入身言之則邪念多于敵國利欲勝于鋒鏑蓋亦寡欲以至干無欲以全其寶乎夢云我自處也易物無所不濟難故即三者推慈以為先而終復明之以為戰則勝守則固是今之所急也天若救斯民必使有慈者出而衛之此若此之所相然有期于天下者與公以為天下者謂德大我則謙愚而似不肖也夫獨有美名廣德者為其身害多故詳愚而似不肖也夫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外雖似不肖其實體之大若宥辨慈忠之人身貴自貴行于祭祭之政其所從來久矣其細也其辨惠者唯如小人也非如長者也老子曰言我有三寶抱持而保尚之不失也一者慈愛乎百姓若赤子也二者賊儉若取之於已也三者執謙退不敢為天下先倡始也人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也身能節用守儉故民以為用寬宥廣大也不取為天下先首也故能得成器長道入當今老子責五千言時人舍慈仁而為武勇也舍其儉約而為奢泰也舍其後已而俱為人先也其所行如此則動入于死道矣夫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以戰則勝敵以守衛則其城堅固而不可敗也天



將救助善人必與惡人  
性使能自管助也

配天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  
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  
極也

貴道德不好武力也善以道戰者禁邪於胸心絕禍  
於未萌無所誅怒也善以道勝敵者附近以仁棄遠  
以德不與敵戰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輔佐者常為  
入執謙下也謂不爭之德者謂上為之下也是乃不  
與人爭鬪之道德也謂用人之力者能身為入下是

求

謂用人臣之力也謂配天者能行此者德配天也是  
乃古之極約要道也

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盾中  
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蓋  
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李曰聖人身  
且有不有而况乎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  
已也故為士則不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  
爭用人而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亦樂為之死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按身且不有者釋氏謂不惜身  
命也非老子之道道教者欲有身而以身不當焉先  
入後已者為全其身也愚者以為後已似不肖者為  
不有身故不解道德而紛作淺解悲哉不至爭况可  
戰乎不至戰况可死乎林云士戰士也何以謂之配  
天蓋天則與道為一而聖人則亦與道為一也故曰  
配天何以謂之古之極蓋天地古矣而道則能生天  
生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公以為善為士  
者貴道德不好武勇力勢也唯善以道戰者禁邪惡  
於胸心絕禍亂於未萌無所用誅怒也善以道勝敵



者附近也善用人自輔佐者當為人執謙退卑下也上為之下也是乃不與人爭鬪之不爭之道德也身能為人下用人臣之力也能行道德者謂配天是乃古之極而約於要道也行要道者配天也

### 玄用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用兵故託已設其義也主先也不敢先舉兵也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兼天而後動也侵入境壞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也行

無行者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者也攘無臂者雖欲攘臂大怒若無臂可攘也仍無敵者雖欲仍引之若無敵可仍也執無兵者雖欲執持之若無兵亦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羅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不忍喪之痛也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侵取不休輕戰貪財也幾近也寶身也欺輕敵家近喪身也抗兵相加者兩敵戰也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有詩古兵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行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抗舉也蓋云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有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



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  
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  
雖欲不勝不可得也呂云道之動常在於追而能以  
不爭勝其施之於用兵之際宜若有所不行者也而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則雖兵猶迫而後動而勝之以不爭也而况其他乎  
何則主逆而客順主劣而客逸進驕而退卑進躁而  
退靜以順待逆以逸待勞以卑待驕以靜待躁皆非  
所敵也所以爾者道之為常出於無為故其動常出  
於道而其勝常以不爭雖兵亦由是故也誠知其常  
出於無為則吾之行常無行其機常無備其仍常無  
敵其執常無兵安往而不勝哉苟為不能出於無為  
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謂輕敵輕敵則  
吾所謂三寶保而持之者幾于喪矣故曰禍莫大於  
輕敵輕敵幾喪吾寶夫唯以不爭為勝者則未有能  
勝之者也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公以為若子自  
疾時陳用兵之道故記之身而設說其戰義吾不敢  
為主先舉兵也而為客和不用兵當承天而後動  
也侵人國境郡境而利人財產珍室為進閉塞門關  
守固城郭為退也彼遂不止為天下賊不得已時

誅之不行執者也彼雖欲攘臂我大怒若無臂可攘  
也雖欲仍引之若無敵可仍也雖欲執持之若無兵  
亦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羅罪於天遭不道之君  
吾怒不忍喪之痛也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家  
欺輕則侵取不休輕戰貪財室也欺輕敵家近喪室  
身也抗兵相交加戰則衰者慈仁有之故士卒附其  
慈仁不敢遠於死也故戰則勝也  
此兵家亦用玄之所致也

### 知難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  
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  
聖人被褐懷王

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也天下人惡柔  
弱好剛強也老子所言有宗祖根本事有君臣上下



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與我反也夫唯世人也  
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希少也  
唯達道者乃能知我則知我者為貴也被褐者薄外  
懷王者厚內也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宗者族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夫云吾言甚易知是  
以天下莫能知其甚易行是以天下莫能行其矣人之  
好為者苟難也然雖莫能行何者而不行雖莫不知何  
者而我知乎哉何也以吾言一出于宗而吾行一制  
于君而我無知焉故也使吾而有知則人亦將以吾  
之知而知吾矣是以知為天下後也非大君與宗主  
矣何是貴乎呂云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  
自其宗而推之則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其有不  
知者乎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  
而治之則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其有不行者乎惟  
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李云道甚易知  
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

學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不其易知者哉然至道不  
可道而言語皆非也學不可學而心動即為無為  
而寂然不為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  
非此其所以為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蓋聖人言自  
宗事有君故言在此而義在彼事雖是而心不同知  
言之宗則言之差殊不必問也知事之君則事差別  
不必疑也夫唯人之無知是以不我知夫唯不我知  
此我之所以為貴使我之知不出千象之知則為  
者亦不足貴矣本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  
無為可為無事可事豈不其易知者哉此說難通所  
以易知者皆目前之攝養或養生治身使身安隱無  
事是易知者也學之為學治身全性不至放僻邪侈  
是學也自有為為之則敲之則有響為善則有福為惡  
則有禍是有為為也無為者准天地氣運而為未萌是  
易知而為無為也所以無為者不望其報也不為而  
而為之是無為也世人有私欲而難知其理也公以  
為老子所言者略而可易知又事約而可易行也然  
天下者無知無行者世人惡柔弱好剛強故也老子  
所言皆有其宗祖之根本也事有又君臣上下世人  
不知其故者非老子之無德世人心與老子心相反



故也。老子之德幽暗，不見於外者，窮其微極，其妙故世人無知也。唯達道者，乃能知。老子知，老子者為貴也。休道德者，如被褐懷王，薄外厚內也。匿宝藏德，不以示人，是世人所以難知也。

### 知病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也。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也。夫唯能病若眾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也。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眾人，有此病也。是以不病者，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於不智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

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滅壽消年也。

道者若不知是知也，言知則非道之體也。然實非不知謙下之辭也。李云：知者逐物，故多偽。不知者返本，故近真。人能知不知，為近真。知為多偽，則為上矣。此說非也。蓋失一物備一木極，則逐物皆真也。不知則偽也。不知者是不通理也。豈近真乎矣。李以為知者是偽也。李知老子經，又是偽。欬如李之說者，天下古今之知道者，皆是偽人而已。又以偽為不知，李之老子經，是真人乎。呂云：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至也。此說不審也。道之為體，不知則不知也。知則知也。知其不知，是知自巳之暗也。以其不知暗昧，知之何以云知之至者乎。焦云：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遣其有，隨以不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蓋釋氏所謂知無者，為知於無也。所謂無知者，消遣于衆慮也。異于老子之意也。所謂萬法既無，無亦不立。云無者，無也。何以立之。



乎釋氏教解事如此皆不老子之旨趣也或人以  
三教為一致以應語合之試問人木同欬異欬渠答  
云同也木又有言語乎答云有之也有愛情乎答云  
本是非情物何有愛情也有情非情何故不一致乎  
火之與石同欬異欬答云同也火自石中出故同  
根火燒石亦同欬石不唯欬三教自一本出為三教  
則水火相反火石消亡以頭為眼以口為尻是一本  
也是又佳欬古來未練之達者以三教為一致不知  
水之與水精之謂欬不耐一笑而已三教判斷之辨  
解可記焉無楮餘閣筆待再論而已公以為知道德  
言不知是乃德之上品也不知知道德而言我知之是  
德之疾病也夫唯能病若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  
自病也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人有此  
病也以此非人也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智託  
於不智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  
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著內傷精神咸却壽命  
消亡年月也聖凡所病其病  
相反不可不知

愛已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  
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  
彼取此

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  
愛精養神兼天順地也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  
也人之所以生者以有精神也精神託空虛喜清靜  
而飲食不節忽道念色邪僻滿腹此為伐本厭神也  
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垢濁恬惛無欲則精神  
居之不厭也自知者自知已之得失也不自顯見德  
美於外藏之於內也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



高榮名於世也去彼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畏威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狹胡夾及一作御厥於豔及董云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大虛同其休矣生者氣之聚舍太一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李云夫欲人之畏愛者皆內不足而外慕者也聖人足於內視人之喜不加益其視衰不加損是以皆與之無為蓋居物之上使人畏已者易使人不畏已者難使我忘入者易使天下兼忘我者難民不畏威非天下兼忘我者不能也此豈非所謂道德之威乎聖人之遇物隨所遇而安故不狹其所居不厭其所至蓋知其所居所生者皆非實也我惟不自厭故生亦莫吾厭由其自知而不自見其有知由其自愛而不自貴林云本體虛空本無限量豈且四海皆在度內而亦且足以包羅乎天地故孔子辟之天馬而無不覆幬地焉而無不持載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是狹其所居者疎解也以方寸之體虛空本無限量者釋氏之太人相也非老子之意也四海在度內足包羅乎天地者釋氏之所謂圓哉

本有之體也今自人間以赤肉團上推之則其理豁然無實體此離相之說解也不離相而推之則退藏于密衆豈行之乎又曰若徒索之形骸之細以為身方寸之心以為心則是狹其所居者疎解也以方寸之體在方寸裏也以管窺天豈得不狹乎逸聖人雖知道而若不自見然能晦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然能謙能賤也此所謂聖人者指老子雖知道而若不自見是也然能晦也者非也雖愛其身而若不自貴者是也然能謙能賤也者非也實諉老子其情若干乎公以為夫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也畏之者當愛精養神養天順地也清心居恬憺居神舍寬廣溫柔不當急迫狹窄也夫人之所以保生命者以有精神也精神託空虛而喜清靜者也飲食不節又忽道念也此為伐根本厭精神也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乎心之垢濁恬怡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聖人知自己之得失也不自顯見德而美於外相藏之於內也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也不自貴高榮各於世也去彼顯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老子經下卷

卷



任為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勇於敢有為則殺其身也，勇於不敢無為則活其身。兩者，謂敢與不敢也。活身為利，殺身為害也。惡有為也，誰能知天意之故？不犯之也。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况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也。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也。天不呼

吸，萬物皆負陰而向陽也。繹，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修

慮，入事故修善行，惡各蒙其報。著，世天所羅網恢恢，甚大

難，疎遠可察，人善惡無有所失也。

利謂活善，謂殺惡，去聲。繹音闕，舒緩也。一作坦，又作默。不如作繹，為長。蓋默則不言，坦則近，不爭也。蘇云：勇於敢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于勇敢未嘗不難之。李曰：人皆知勇於敢，不知勇於不敢。勇於敢者，自必可也。勇於不敢者，中庸也。故曰：自必可也。中庸不可也。中庸不可也。按中庸所謂自必可也，中庸不可也。者是難能之喻語也。若有中庸言之，勇於敢者北方之強也，勇於不敢者南方之強也。南方之強者是強者，之勇強哉！強矣。老子居焉，蘇所謂不敢者，或以得死者，常至愚蒙暗之士所致也。非老子所教也。公以為勇於敢有為則殺其身也，勇於不敢有為則活其身。

老子經下味

年



身也其敢與不敢或活身為利或殺身為害也誰能  
知天意之所惡故不犯之也聖人之明德皓然猶難  
於勇敢也况庸人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天之道  
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萬  
物自動以應時也天雖不呼召萬物皆來其姿負隕  
而向陽也繹然舒緩若無所當而其謀度非人之所  
及也人事修善行惡各家其報也天所羅網恢恢廣  
大甚雖疎遠可察人間之善惡無有所失也天雖任  
人之所為人蒙  
其咎而巳

### 制惑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矣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  
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

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畏之也人君不寬其刑罰教  
人去情欲奈何設刑罰法以死懼之也當除已之所  
殘尅教民去利欲也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及為奇巧  
乃應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  
化之先刑罰也司殺者天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  
恢恢疎而不失者是也天道至明司殺有常猶春生  
夏長秋成冬藏斗柄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  
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斲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  
猶拙夫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還自傷夫代天殺  
者則失紀綱不得其紀綱還受其殃也



斷陟角反薛云我朝太祖皇帝道德經序云朕自即位以來開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皆我見目試覽羣書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深久之見本經云良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棄市暮有百人仍為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因復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朕知斯經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冊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與如此靈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差乎之謂矣李云世之刑法不足恃以為治也民不畏死吾奈何以死懼之使民果畏死有為刑者執而殺之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然愈殺而愈不可禁則刑之不足恃也秦人用法嚴其網密而姦宄不勝漢用法疎網漏吞舟之魚而天下服于漢此亦足以見矣天道福善禍淫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不可逃也蓋必代司殺而殺如代大匠斲木未有不傷手者也呂云民之為道固常不畏死者也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則可以使之畏威而重死矣奈何以死懼之而欲其畏死乎此說不全然蓋民之為道固常畏死者然時既刑罰黜濶

故民小聊生是以不畏死以言莫害心老子傷時王真言如此也小畏死者欲莫用刑罰也公以為治身者刑罰酷深故民知身不為安全而反不畏死不聊我生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寶而殺害其身也所以民不畏死也人若不寬其刑罰而教入去情欲而奈何設刑罰之法以死懼之也人君當除已之刑罰之殘而教人民去利欲也以道德之教化而民猶不從反為奇巧之專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之者哉老子傷時主不先道德之教化道而先刑罰也天君高臨下司察人罪過也天網雖恢恢疎遠而亦不漏失者是也天道至明也司殺有常猶春生夏盛長秋成熟冬收藏手相運移以節度行之也人君亦欲代天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劣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猶拙夫代大匠斲則方圓不得其理及自傷代天殺者失紀綱不得其天之紀綱則及受其殃也所以制人君之惑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

貪損第七十五



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是以輕死  
天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也人皆化土  
為貪叛道違德故飢也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  
欲好言為也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偽難治者也人民  
所以輕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  
也其以求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夫唯獨無以生  
為務者爵祿不于於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被則賢於貴生者也

論語也此章由也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禮云上以  
言為導導民民亦以有為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

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  
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求利不厭貴生之  
取則不至貪上有為則下亂必然而然之理也我欲厚其生  
則不顧人之生我厚而彼薄彼安得不輕死聖人之  
于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豈肯厚其  
之生而奪人之生哉是之謂賢於貴生逸云飲食太  
多亦能生疾此其一也蓋此章之旨趣不涉于過食  
妄飲之事諫上恐下之本根耶公以為人民所以飢  
寒者以其君上食稅之太多也人民亦化君上意我  
亦為貪叛道違德故自終及飢寒也民之不可治者  
以其君上之多欲而好有為煩也其民化上君之多  
欲而有情偽難平治也其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求  
生活之道太厚故貪利以自至危殆也以求生太厚  
故輕入死地也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于於  
意財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

戒強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



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柔脆者和氣存，故也。枯槁者和氣去，故也。以其上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生也。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眾弱為一強，故不勝。木強，大枝葉共生其上，也。與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也。

脆，軟也。徒，類也。合手曰共，合拱也。蘊，云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

粗必強。大李云：此章况言柔弱之必生，剛強之必死。柔弱者雖非所以為道，而近于無為，剛強雖未離于道，而涉于有為，無為則夫道不遠，有為則吉凶悔吝隨之。益遠于道矣。荀子云：強自取柱，兵強者敗，此常為弱小之所乘。水強者則支柱，常為眾木所壓。蓋本于此章也。公以為夫人間生涯，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而自便也。人死則和氣竭，精神亡也。故堅強也。万物艸木之生也，和氣存，故柔脆也。其死也，枯槁，是和氣去，故也。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以此二事觀之，知堅強者死，柔弱生也。是強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眾弱為一強，故不勝也。木強，大枝葉共生其上，也。與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者處上也。天道抑強扶弱，自然之效也。

天道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人之道，則不



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  
 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天道暗昧舉物類以為喻也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  
 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地之道也天道損有餘  
 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也人道則與天道反也世俗  
 之人損貪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誰能居有餘位自  
 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唯有道之君能行之耳  
 聖人為德施不特望其報也不欲使人知己之賢匿  
 功不居榮名畏天損有餘也

易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陰降陰降極地則外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

天道盈虛一章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  
 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  
 道以為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  
 道者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  
 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  
 其所以其不欲見賢于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有  
 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夫天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  
 也無為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抑而損  
 下者為不足不得不舉而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  
 道是也人之道不能無為不能無私則不能無私不  
 能無私則至于損不足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  
 道者知未始有物而有為之與功名皆我所欲餘而天  
 下之所不足以爭之故損之以奉天下而不有此故  
 曰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聖人則有道德者  
 是以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者無他九以  
 法天之道而巳矣公以為天道幽隱闇昧舉物類為  
 譬喻也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用夫抑高舉下損強  
 益弱天地之道也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也  
 人道與天道反也世俗之人損貪以奉富奪弱以益  
 強也誰能居有餘之位自省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



乎有道之君能行之為德施而不特望其報也功成事就而不處其位也不欲使人知已之賢匿功不居榮名畏天損有餘也

任信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能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正言若反

水圓中則圓方中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也水能壞山壤陵摩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也夫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也水能滅火陰能消陽也舌柔齒剛齒

先舌亡也茲知柔弱者久長剛強者折傷也莫能行者耻謙卑好強梁也聖人云者謂下事也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為一國之君主也君能引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也正言若反者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所為反言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逸云水為至弱而能攻堅剛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蟻穴而壞也呂云天下之物唯水為能因物之曲直方圓而從之則是柔弱莫過於水者也而流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唯水為能則是攻堅強者無以先之也所以然者以其雖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為水是無以易之也



夫水之為柔弱而乘剛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而左  
子數數稱之何也以下天雖莫不知而莫能行也夫  
總明睿知足以有臨矣則其患者豈在乎材力之不  
足也顧未能損有餘以奉天下持之以柔弱而常為  
名尸智主事在謀府之所累取故老子論道德之將  
終而數數及此又引聖人言以信之曰受國之垢是  
謂社稷之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明所以服天下  
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以為夫水者圓中則圓方中  
則方壅之則止決之則行也水能破壤山壤陵摩鐵  
消銅其能勝于水而成其功攻堅強者無以易於水  
也弱之勝強水能滅火隄能消陽柔之勝剛舌柔齒  
剛齒先于舌亡也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天下莫  
不知然耻謙卑好強梁故莫能行古來聖人語云受  
國之垢是謂社稷之主人君能受國之垢濁者若江  
海不逆小流則能長保社稷為一國之君主君能引  
過自與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天下也此乃  
正直之正言也世人不知以為反  
言也非反言任信也

任契第七十九

和ハ大怨ハ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以相和報任刑者失人情必有  
餘怨及於良民也一人吁嗟則失天公安可以和怨  
為善也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無文字法律刻契  
合符以為信也但執刻契之信不責入以他事也有  
德君司察契信而已也無德君背其契信而司人所  
失也天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契若計反徹徹法也直列反逸云徹明也契者兩書  
一札同而別之左契所以與右契所以取戰國策曰操右  
契而為公貴德於秦魏之王史記左契待合而與之  
右契所以責取也季云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寒



水不可契若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為善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于右契思怨取與吾何公哉如契之合適於符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蓋大小長短彼各有契自合其合而吾無容私焉若必欲強通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不失善蓋亦可契而已蘊云夫怨生於安而安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安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知其本而欲和其未故外雖和而內未安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為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此有是性人方以安為常馳騫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以安也安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安以復性待其安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太怨恐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微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公以為殺人之者所身死傷人者所身刑皆以其相受和報也任刑者失於人情而必有餘怨及於良民也一人吁嗟則失天心也安可可以怨為善也是以古聖人執左契合符而信之無文字法律刻契合符以為信也但執刻契之信

不責人以他事也有德之君司契契信而已也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也天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則任司契者也

### 獨立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聖人雖治大國獨以為小儉約不為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小不敢勞也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器謂農器而不用者不徵名奪民良時也君能為



民與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貪生也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雖有舟輦無所乘之者清淨無為不作繁花不好出入遊娛也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者無怨惡於天下也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者去文及質信而無欺也其其食者其其疎食不漁食百姓也美其服者美惡衣不貴五色也安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也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隣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者相去近也民至老人不相往來者其無情欲也

漢書師古注五人為什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待省徭役也

舟輦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足則不相乞假吳云十人為什百人為什什伯之器重大之器眾所共也不用者不嘗為不食求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專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于此不他適也舉而欲掠表周復遠太古國大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于外自足于內如此也舟輦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輦無所爭則無用甲兵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相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其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于所生之處孰肯輕為遠徙哉民皆懷土雖近隣之國且可以相望雞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蘓云老子生于襄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財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別



材其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  
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宋而  
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此  
所謂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逸亦曰觀其所  
言亦有所自用之意云云氏之說非老子之本旨老子  
觀周衰之機欲出塵還避時令尹氏知太聖而留請  
書老子不得已為喜書之乃古不易之大道也况  
老子之道不用強行雖迫期不敢為也胡為得小國  
寡民試乎推孔子去魯之意而以解老子是蠅與鴛  
鳩笑大鵬之見解蟋蟀何知春秋乎一盲墮衆盲不  
亦悲乎公以為聖人雖治太國猶以為小儉約不為  
奢泰民人雖衆多猶若寡之不敢勞也使民各有節  
部下有曲什伯貴賤不相犯也上不奪農時民務農  
業而不煩公事是人之器而不用也君能為民興起  
於利養除其禍害各得其所則人民安平務其產業而  
不遠遷徙離其常處也上清靜無為不為繁化不好  
出入遊娛之奢泰雖有舟輦無所乘之無為惡怨於  
天下故雖有甲兵無所陳列也去文及質朴信而無  
欺使民復結繩之政則其其疎食不為漁食於百姓

顯贊八十一

也美其惡衣不貴五色文彩安居其芻茨之疎屋不  
好文飾華儼之宰屋也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于他  
邦也雖為鷄犬之聲相聞隣國民至于老死不相往  
來其以無情欲也是獨立而不移他卿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  
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信言者如其實也不美者朴且質也美言者孳孳華  
辭也不信者好饒偽多空虛也善者以道修身也不辨  
者不文采也辨者謂巧言不善者舌致患也土有玉  
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辨口多言亡其身也知者謂



知道之士不傳者守其一元也傳者謂多見聞不習者失  
要真也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  
也既以為入施設德化已愈有德也既以與人已愈  
多者以財消布施與人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  
天時也天生万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之也聖人  
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  
功也

蓋云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  
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辨以辨為主則未必善有一  
以貫之則無所用傳傳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  
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  
所有以與人有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  
勢可以利入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

一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  
與聖人大過人而為万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  
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呂云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可以  
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者信此而已云蓋道  
之為物視之則滿于視聽之則滿于聽搏之餘于掌  
不可可以默契然時非離滿以情求所謂信言道之一  
端而亦道備也又曰聖人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  
哉唯夫無積故万物與我為一万物為一則至富者  
也云蓋聖人與道合體故積德合天地然積而不有  
積財任其自然有財則施人德財一皆以與人之謂也  
万物與我為一則所施我也所受我也以天地與之  
以天地受之物與我異名同體也是名云云方法天師  
逸云真實之言則無華彩有華彩者非真實之言也蓋道  
之為物在春則百華繁慢華彩遍千里在夏則盛綠  
色山岳在秋則黃頽頽色騰於二月花在冬則堅凍  
凝淵泉白雪滿遍界是非天行之真實乎老子所謂  
美言不信者佞美之謂也非真實也所謂信言不美  
者真實也故非佞美也辨者辨佞也知者不傳者在  
釋氏則自三界唯一心乃至一華拈在孔子則自傳



文約禮，乃至一貫之，在老子則自玄之又玄，乃至不傳焉。或者至，涅槃會上盡方等大乘之蓋奧矣。或者于獲麟創春秋之毫也，或者為闕尹喜畫車牛餘言也。三教之歸趣，各各有其宗，不可混觀也。公以為信言者如其實，不美者淳朴且質，素也。美言者俗人孽孽相勤，為華麗，諱也。不信者，飾偽多，空虛也。善者以道德修身也，不辨佞者不文采也。辨佞者謂巧言令色者也。此不善之佞者，以舌致何等患也。縱若土有至，掘其山水，有珠濁其淵，辨口多言者，破損于其身。至亡滅也。道德通達之士者，不涉于他途而守一元多見多聞之學者，却而失要真者也。勤博不勤，真故也。聖人積德不積財寶，有德以教化于愚昧，有財寶以與貧賤也。既以為入，施設德化已愈，有德也。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財益多，縱若日月之光影，無有盡時節也。天生万物而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之也。聖人法天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顯質朴淳素之章也。或云：老子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至乎道是知道德人哉矣。

老子道經終

至世以林希逸口候能清居之者如  
以出與別息極以言元其以干其在  
未見河上之之章句亦亦亦亦亦亦亦  
以河上之章句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道指字句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或此出既歎亡滅也山山山山山山山  
以考別老子也是句強句強也亦亦亦  
能學老子之為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飛尖此乃平儀有以汝汝家白為  
此別本經亦因為飛言也頃亦持  
河之公家白謝通考出東後平則  
意者有能名到以考平不克強拒得  
遂供希欲使此出完投素邦素也  
是亦於道學開本之一助乎

寶永二記曆

九月日

一条通富倉太象  
抄板



